



蓝风筝丛书

MENGXIANG YU CHENGZHANG

梦想 与成长

茹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蓝风筝丛书

梦想 与成长

何玉茹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梦想与成长/何玉茹著.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蓝风筝丛书/郭明志主编)

ISBN 7 - 5376 - 2375 - 9

I. 梦…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042 号

梦想与成长

何玉茹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工农路 359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76 - 2375 - 9/G·1260

定价: 6.7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何玉茹，女，汉族，1952年生于石家庄市郊区。自幼不爱说话，却在热闹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因而学会了倾听，也学会了在热闹中独处。独处似最易与文学结缘，长大后果然迷上了写小说，至今已出了六本书，发表小说、散文二百多万字。其中虽有多篇小说受到读者或评论家的好评，但仍向往写出最好的一篇。因为总觉得，离那最好的一篇愈近，就愈靠近自然、淳朴的童年，这也许已成为我的双重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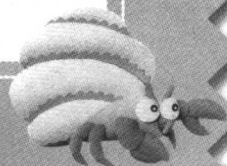
本人现在河北省作协供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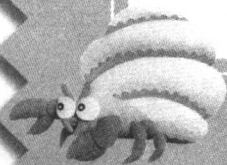
梦想与成长

我是个笨孩子	(1)
我家的热闹	(7)
我和祖母	(13)
我和父亲	(21)
对节日的祈盼	(27)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32)
与姑姑在一起的日子	(38)
我与家人的对抗	(44)
我的梦想	(49)
与慧的友谊	(56)
楼上的课堂生活	(66)
我和班主任老师	(73)
摘棉花	(81)
暑假里的大女孩	(85)
寒假里的长大	(92)
爱看电影的女孩们	(97)
中学里的城市学生	(104)
中学老师	(112)
我和 1966 年	(116)
红卫兵时期的愿望	(122)
三进北京	(128)



梦想与成长

少年·激情·崇拜	(136)
“自由”的日子	(145)
我们村里的女疯子	(150)
拒绝	(157)
向往	(164)
界限	(167)
我们已经长大	(171)



我是个笨孩子

我是1959年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直至初一，我都是老师和父母的骄傲。他们总是在表扬我，总是拿我作例子，批评那些他们认为不如我的孩子。凭良心说，我从来没讨好过他们，无论在学校在家里，我都不喜欢接近他们，甚至有一点反感他们，他们对我的表扬使我失去了许多玩耍的伙伴，伙伴们是不喜欢拿他们身边的人做榜样的。但老师和父母不懂这一点，他们还以为做了好事，还以为表扬了我，其他孩子也会像我一样地“优秀”起来，而我因此会更“优秀”。

我到底也不知自己优秀在哪里，除了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外，其他许多方面我都不如别人。比如课下踢毽子，我永远是踢得最少的一个；上体育课做垫上的前后翻滚动作，我永远过不了关；手工课上的剪纸，我连剪刀都用不好；有一次，教室的一块窗纸破了个洞，老师让最先写完作业的同学去打糨糊。我不想去打糨





糊，但写没写完作业，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终究没能逃脱。结果，我把老师好不容易找来的一点白面全打成了面疙瘩。即便这样，老师也没对我生气，他只是苦笑着问了一句，你在家从没打过糗糊吧？我没有回答，眼泪却流了出来，倒像是自己受了委屈。还有一次上自习课，老师有事外出，让我负责班里的纪律，谁表现不好就记下来。结果班里乱成了一锅粥，没一个人肯听我的。我手里的教棍还被一个调皮的男生夺了去，他拿了教棍大摇大摆走来走去的，时而在哪个同学的脑袋上敲一下，全班同学就哄堂大笑。他还像个老师似的站在讲台，两手拄在讲桌上，煞有介事地表扬“好”同学，批评“坏”同学，每点出一个同学的名字，就引起一阵欢呼。不知为什么，我对这同学除了一点恼恨外，还羡慕得要死，他是那样从容自如，那样随心所欲，那样想敲谁的脑袋就敲谁的脑袋，敲了人家也不恼，还嘻嘻地笑，就像巴望着他来敲似的。我知道我是永远做不到的。除了笨我还胆小，在十个以上的人面前说话我就变得心惊胆战。好在自那次以后老师再没让我负责过班里的纪律，但对我到底是偏爱的，在受表扬的同学里永远有我的名字。

我知道我惟一强过别人的地方就是功课学得好，且从没记得费过什么力气，不知不觉就成了最好的。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可骄傲的，一切都是自然生成，倒是其他方面的笨拙，使我反感到深深的自卑。也许正由于自卑我才总是骄傲不起来；也许还与老师的表扬有关，有了表扬虚荣心也就有了，哪方面不如别人就格外地看重，渐渐地，重得连骄傲的心都提不起来了。

我绝不是要把责任推到老师的表扬上去，要是那样，就太让老师伤心了，我是想说，对有的孩子，比如对我，一味地表扬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我的学习成绩不会因为表扬而变得更好，我不是那种“人来疯”的孩子，人愈多愈受刺激就愈来劲。倘若是为了鼓励别的孩子，倒还不如直接去表扬他们，很少听到表扬的孩子受到一回表扬兴许会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转折。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我的学习成绩好，一直受不到表扬，会不会也觉得不好受？我猜不出来，也许做老师做学生都不容易，无论怎样做都会有它的缺憾。

我的笨我觉得是家里人一手造成的，家里人有父亲、母亲、祖母，加上我们兄妹四人总共是



七口人。父亲在市里上班，母亲是生产队的妇女干部，他们一天到晚地忙公家的事情，家务就全部落在了祖母身上。但祖母是个慈祥、随和的人，从不急躁，也从不使唤我们兄妹四人干这干那，有时母亲使唤我们一回，祖母还不高兴，说，不能误了他们的功课。母亲本就有些歉疚，祖母这一说，她便再不敢说什么了；而父亲一星期只回来一次，除了问一问我们的功课，其他事情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们兄妹的生活更多地是与祖母连在一起的，祖母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做饭、扫地、擦桌子，之后唤我们起床吃饭，之后再一个个将我们打发出家门。下学进门第一声先喊祖母，祖母就边答应边把早预备好的饭菜端给我们。我们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习惯了祖母对我们的照顾，习惯了不做任何事情。比如打糗糊这种事情，祖母在家里是常常做的，过年过节糊窗纸，平时抹格梢、做夹鞋，只是我们视而不见，从不认为这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从学校回来后我沮丧地把打糗糊的事告诉了祖母，祖母却笑了说，傻闺女，拿回来给我做不结了。祖母就是这样，凡与功课无关的都当做她份内的事情，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用她温热、宽阔的翅

膀时时庇护着我们，却同时也培养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无知和懒惰。

我说“我们”，自是也包括我的姐姐、哥哥和弟弟。事实上，他们的笨比起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姐姐上到了大学还不知怎样补裤子上的补丁，我的哥哥那时已上了中学，却还不会洗自己的衣服，弟弟就更不必说了，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的书包都是祖母帮他背上。但他们与我比较，显得活跃了许多，姐姐歌唱得好，舞跳得好，每次学校演出她必参加；哥哥拉得一手好听的二胡，扬琴、手风琴也很不错，后来恢复高考重新考上大学，他还在系里担任过文艺部长；弟弟则喜欢说话，他的说话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所以，他们的笨很多时候都被他们的活跃遮掩了。惟有我，没有任何的特长可以遮掩。我有时会自卑、孤单得要命，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即便有祖母温热翅膀的庇护也无法使我摆脱时常突然而至的不开心。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成为父母的骄傲，我的学习成绩和期末评语从来是最好的，特别是作文，红笔写成的评语充满了赞誉之词，父亲看着老师的评语，总是乐得什么似的。他常常把我的





作文念给姐姐、哥哥听，还要他们向我学习。高年级的姐姐、哥哥当然比我写得好多了，只不过老师的评语为我的作文戴上了一层光环，让父亲有些看不清本来的面目。我发现，老师与家长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夸张关系，老师对孩子的一句批评或是表扬，到了家长那里都会无缘由地扩大数倍。

我从小就是个笨孩子，小学漫长的时间又没有机会得到改善，以至长大成人后对许多具体的事情仍害怕应付。我曾向人表白自己是个崇尚精神、忽略具体的人，事实也许是这样的，但其中与“笨孩子”有没有关系？与对具体的害怕有没有关系？我想我也许没必要去追悔那段已成为过去的童年生活，但那段生活对一生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很难说那段生活是成就了我还是败坏了我，无论怎样，那也已成为我一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的心灵深处，对它是格外疼惜的。

我家的热闹

我家所在的村子一向有崇尚文化的传统，孩子凡到了上学的年龄，没有一家不送孩子上学去的；评价谁家的孩子有没有出息，也是以功课好坏为标准。而我家住的街道，又是村子里文化人最多、文化氛围最浓的，每年考上的中学生、大学生的数量，都远超过其他的街道。街道的名字叫小后街，整齐的青砖瓦房，洁净的石阶、石礅，以礼相待的小后街人，构成了街道显著的特色，使这街道愈发成为村子引以骄傲的一种象征。

对我来说，重要的还不是街道，而是住在这街道上的人家对我家的关注。不知什么时候，我家就成了小后街的中心，每天晚上，街上的男女老少就聚集到我家来，开始了天南海北的闲聊。听祖母说，从我生下来家里就是热闹的，那时多半不是闲聊，而是以父亲为首的京戏戏友的聚会。他们那边锣鼓喧天的，我这边就反抗似地哭叫，开始还有人抱起来哄一哄，后来总哭总哭





的，就不大有人理我了。再说锣鼓声远比我的哭声大，一点也构不成对他们的威胁。祖母说，有一次我连哭带蹬腿的，不知怎么就掉在了炕与桌子的夹缝里。这一掉，我反倒不哭了，大人们那边继续热闹着，谁也没注意我的失踪，直到戏友们散去，一家人才惊叫道，孩子呢，孩子哪儿去了？

就是说，我从生下来就生活在热闹的被人忽略的环境里，这情景一直延续到了我长大成人。后来搞改革开放，老房换了新房，旧房换了楼房，小后街换了新建的什么街道，人们一天到晚地忙自己的事情，我家才开始真正地清静下来。

我想人们喜欢到我家来，除了我父母的开朗、好客，与我家的紧跟时尚也不无关系。我家是全村第一个买收音机的人家，那台五只电子管的老式收音机伴随了我家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每天都有满屋子的听众，许多一字不识的老人都能准确地听出夏青、葛兰、林如等播音员的声音。后来我家又第一个买了电视，电视放在院子里，一条街的人都跑来看，院子里坐满人的时候，我家往往连晚饭都还没来得及吃。后来，收音机、电视先后都普及起来，来我家的人仍不显少，人们往我家走惯了，吃完饭不知不觉地就来

了，不来总觉得有件事没做似的。这是许多人的感觉，他们将这感觉告诉母亲，母亲回来就说给我们听，语气里充满了自豪。母亲的自豪大约是来自对家庭威望的自信，她自信我家是最受人尊重的一家，也自信与村里所有的人家能够和睦相处，而大家长年持久地到家里来，说明这两点是做到了的。母亲没有理由不感到自豪和快乐。

不过这期间，我家也曾清静过两年，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村里搞清理阶级队伍，有人以逼供信的方式搞到了对母亲的揭发材料，说母亲是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这对积极、乐观的母亲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两年她变得少言寡语，身体也彻底地垮了，有时要她在批判会上交代问题，她站着站着就摇摇晃晃地要倒下去，嗓音也失语似的讲不出话来。她那样子我一生也不会忘记，也许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母亲的感情，我是那样地盼她能健康、快乐起来，我甚至隐隐有一种代她受苦的冲动，对那些批判她的人，我从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想母亲不能接受的大约正是她与这些人关系的变化，从前大家是多么地和睦相处，在这相处中她和她的家庭格外地受着拥戴，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面目就变了，





变得与她敌对起来，使她不得不孤零零地站在大家的对面，接受自己是大家的敌人这一事实。可是，她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大家的敌人呢？好在几年后那些材料都在拨乱反正中被烧掉了，一切都如噩梦一样归于结束，与我家疏远了的人又重新成为我家每晚的客人。我看到母亲殷勤地让座、倒水，似乎有心要重建昔日的辉煌。我们兄妹稍有微词，她就说，事情过去就算过去了，账要算在四人帮身上，做人不能小心眼儿。但她的精神显然不如前些年了，话少了许多，记性儿也差了许多，在大家面前，她往往更像是个心不在焉的旁听者。

在我家长年不衰的热闹中，我相信我家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这影响是好是坏我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许多年里我们家人都少有自己的空间，白天上学、下地面对的是众人，晚上面对的还是众人，我们吃饭、洗头、洗脚、洗衣服、做作业、耍小性儿……全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想躲都没地儿躲开。姐姐考大学前两个月，是躲在一位大娘家度过的，不然她的大学很难说考上；哥哥性格内向，喜欢一个人拉二胡或约一两个好友聊天，众人来到的时

候，他常常躲进里间里去，但众人的说笑声一阵一阵的如同响在耳边，只隔了一道布门帘的里间如何能躲得过去？即便这样，母亲、父亲包括祖母从没嫌弃过大家的到来，他们通常要把家务赶在白天或是大家散去之后，大家在的时候他们就专陪大家说话。这要耗去他们许多精力，至少是要晚睡早起，有时午间也要搭进去，但他们没有一个有试图改变现状的想法，他们总是显得比我们这些年轻孩子还精力旺盛。我和弟弟呢，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只能坐在众人间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熬得困了，我们便身子一歪靠在那里睡过去，待人们走了才脱衣去睡。

公正地说，我们兄妹许多时候还是喜欢听大家说点什么的，虽是漫无边际的闲聊，却也含了不少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有时的表达还不乏幽默和智慧，只要有足够的空闲，那闲聊无疑是一种诱惑，谁不想轻轻松松地在聊天中度过呢，如果对个人空间没有任何妨碍的话？

我后来喜欢起写作，不知是不是当年众人聚会会影响的结果，若是的话，那个人空间的牺牲是不是就是值得的？也许这种推理压根儿就是没道理的，它们怎么能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它们只能

